



馮天喜万能队

本社編

建筑工程出版社

1841/10512

馮 天 喜 万 能 队

本 社 編

編 輯: 王鴻儒

設 計: 閻正堅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10,110册

787×1092 • $\frac{1}{32}$ • 34千字 • 印張 $1\frac{1}{2}$ • 定价(7)0.14元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新华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5040•1204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阜成門外大街)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2号)

馮 天 喜 万 能 队

本 社 編

建 筑 工 程 出 版 社 出 版

• 1 9 5 8 •

目 录

一、一个“破爛”队.....	(3)
二、轉变.....	(5)
三、“逼上梁山”	(9)
四、第一砲打响了.....	(10)
五、“取經”	(13)
六、打井.....	(17)
七、进退兩难.....	(19)
八、打賭.....	(22)
九、事在人为.....	(26)
十、急中生智.....	(28)
十一、真是一个万能队.....	(31)
十二、少奇同志来了.....	(34)
十三、技术竞赛.....	(37)
十四、向馮天喜万能队学习.....	(40)

在太原工程局第五工程队，有个馮天喜油工突击队，他們在短短的兩年之內学会了15个工种的25种操作技术，工人們都称馮天喜油工突击队为“馮天喜万能队”。

馮天喜油工突击队是怎样成为馮天喜万能队的呢？讓我們回顧一下这个队的成長过程吧！

一、一个“破爛”队

馮天喜油工突击队是1954年2月成立的。当时有15个队员，其中临时工4个，合同工5个。临时工呆不了三天，不是这个去了，就是那个来了，流动性很大；其他6个工人，有两个是学徒工，有一个是“白帽子”，冒充内行，……全队只有一个老技工。

一句话，他們当时的技术水平不高，思想情况也比较混乱。

1955年3月的一天早晨，馮天喜刚到工地，段里的同志就叫他去一趟劳动工资科。他三步併兩步地跑到劳动工资科，科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張名單，对他說：“有六个技术工人，决定調到你的队里，你有啥意見？”馮天喜連声說行，表示很满意。科长就把名單唸給他听，这一唸不要紧，馮天喜的心可就凉了半截，原来这六个人，馮天喜都知道，是别的队組不願要，才調到这里来的。至于人家为啥不要，他很清楚。这些人不是技术水平不高，

就是工作責任心不强，吊兒郎當。

領導上把這些人調給馮天喜的消息，像一陣風似地傳遍整個工地，大家議論紛紛，很多人都說：“馮天喜是個三級工，沒有技術，文化又低，要把這個隊領導好了，才真是怪事呢！”。

馮天喜聽到別人說他不能領導這個隊，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着：這個隊的技術力量虽然是加強了，可是政治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全隊除他自己是個黨員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黨員，這要遇到艱巨任務，發動羣眾就是難事。他越想困難越多，就一心想辭去隊長職務，于是就找黨支部去了。

馮天喜見到支部書記，就把心裏話說出來了。黨支部書記李福堂同志耐心地鼓勵他：“你是一個共產黨員，你不把這個困難擔負起來誰來擔負。”接着又說：“有困難解決不了找我，我給你想辦法解決。應該記住：在隊里要培養積極分子，團結落後分子，多給羣眾辦好事，有事同大家商量，困難是沒有解決不了的。”

在回工地的路上，馮天喜反復地想支部書記的話，心想：難道一個共產黨員能够在困難面前低頭嗎？他又想起1940年在山西聞喜縣戶頭村開展工作的情况，那時日本鬼子到處捉拿八路，但自己並沒有畏懼，夜間還是帶領羣眾，給前方送糧。現在領導這十幾個隊員，又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呢？

雖然，馮天喜對領導這個隊有了信心，可是一想，技術不高，能領導好嗎？于是他又心虛起來。他回到隊里，就把隊員召集在一起，問大家：“咱們選個隊長，你們看選誰好，提提意見。”接着又說：“我選羅根元，你們看行不行。”大家都不同地說：“老馮，還是你干隊長吧，我們擁護你。”馮天喜謙虛地說：“我的技術不行，選個技術高的不更好嗎？！”老技術工

人陈运濤和罗根元都說：“你沒技术沒关系，我們帮助你干。”

隊員們都很拥护馮天喜，可是別的隊組总嘲笑这个队是“破爛队”，說馮天喜领导不好这个“破爛队”。

二、轉 变

一年多来，馮天喜领导这个队，时时刻刻都在記着李書記告訴他的那些話：“要培养積極分子，团結落后分子，……”他在工作上，只要看到隊員有成績，就及时提出表揚；队里有什么事情，就和大家商量；隊員遇到什么困难，他就想法給隊員解决。因此，大家开始感到党的溫暖，工作勁头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一个“破爛队”，也开始在轉變了。

馮天喜油工队的轉變，明显地表现在这样兩件事情上。

一件事是1955年10月，馮天喜油工队用自己創造的手压噴漿器跟机械化的汽車 噴白展开了竞赛，結果是土办法 賽过了洋办法。

重型机器厂的木模車間盖好后，工段馬段長讓馮天喜油工队去油漆，馮天喜就帶着隊員，从机器 制造学校工地 赶到木模車間，誰知一看，还没有噴白，沒有噴白怎么能油漆呢！他就去找馬段長，想搞噴白。馬段長說：“屋面高你們噴还要搭架子，我們已經和汽車噴白組訂好合同，他們一天能噴三千平方公尺，有十四天就噴完了。”馮天喜听馬段長这样說，本来15公尺高的屋面，噴起来就不容易，只好作些杂活，等着汽車噴完再油漆。

兩天过去了，木模車間才噴上100平方公尺的白粉，并沒改变多少容貌；又过兩天，还是没有改变多少。馬段長一見这个情形，焦急起来，愁这四万多平方公尺的噴白，不知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完成，就去找馮天喜，問他能不能噴，馮天喜滿口答應，并說：“只三个人就够了。一个人压水压机，一个人噴白，一个人配料。”馬段長說：“你們比汽車噴漿还省人力。他們就得七个壯工，两个噴漿，加上一个司机就十个人了。那么，你們就噴吧！”

木模車間中間隔着一堵牆。汽車噴漿工在那边噴白，馮天喜油工队在这边噴白，兩队实际上展开了竞赛。

馮天喜油工队接受这个任务后，第一天看着汽車噴漿工用竹竿噴，他們也找了一根八九公尺長的竹竿，把噴管綁在竹竿上噴，可是噴漿头的盖子是焊死的，灰渣一塞住眼，就得通半天，这天他們不噴漿，專来改裝盖子；第二天，盖子改成活的了，可是屋頂又太高，还要搭架子，人在架子上举起竹竿噴，非常吃力，他們看着汽車噴漿組有汽車开着噴，很灵便，就想起用活动架子来，这一天又綁了一个八公尺高的架子，下边安上四个木輪，做成一个木輪活动架子；第三天，又把噴管綁在一根八、九公尺長的竹竿上，一个人推着架子，噴漿工在活动架上举着竹竿噴起霧来。

这天下午，馬段長看到汽車噴白还和前兩天的进度差不多，只噴了一百多平方公尺，就对汽車噴漿工說：“你們要好好計劃一下，还不如我們土造的手压噴漿器噴的多哩！他們已經噴了八千多平方公尺。”汽車噴漿組組長不相信；怀疑地說：“他們昨天還沒噴，一天那能噴这么多。”但是，跟着馬段長走到馮天喜队一看，一句話沒說就走了。

汽車噴漿組組長看馮天喜队噴漿很快，自知比不过，就要退任务單，馬段長尽量挽留他們，不讓他們走。

第二天上班已經好久，那边還沒动静，看看人也不在，噴漿汽車也沒有了。馬段長听說噴漿汽車开走，拍着馮天喜的肩膀說：“老馮，你們队真行，把汽車都赶走了。”李福堂書記在大

会、小会上也說：“馮天喜的手压噴漿器，把汽車噴漿机就給賽輸了。”

就在这年年底，馮天喜油工队光荣地被評为太原市模范小組。

*

*

*

另外一件事情是：重型机器厂中央实验室的三層大楼建成，按施工工序來說，房屋盖好，先把玻璃安好，才能油漆。現在，只有两个玻璃工安裝玻璃，要等他們把玻璃安完再油漆，就要拖延工期。而馮天喜油工队却在窩工，干着急不能下手，大家議論了一番，就决定請示領導讓他們帮助玻璃工安裝玻璃。領導同意了，就讓馮天喜、陈运濤和罗根元三个高級工去。

玻璃組組長許鴻宾看他們三个油漆工来了，有些不高兴，責备領導乱派人，油漆工能安什么玻璃。他嘟嚕一陣，問：“你們是高級工、是低級工？”

馮天喜說：“是高級工。”

這一說，許鴻宾更生气了，就埋怨着說：“你們来的可好，我們本来就达不到定額，你們来的又是高級工，非拉垮我們不行。”就叫他們回去，不要他們。

馮天喜想想也是，自己又不会安玻璃，到玻璃組还是照常拿高級工的工資，人家还达不到定額，这不拉垮人家是什么？他們看許鴻宾不欢迎，就回去了。

走在路上，陈运濤想到这个季度已經把学安玻璃訂入工作計劃里了，这正是一个學習安玻璃的好机会，不管怎样也得爭取学会。馮天喜也在琢磨着，許鴻宾嚷着达不到定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們走着研究起来。陈运濤主張要和玻璃組平分天下，各干一半，大家一想不行，裁玻璃要有技术，不靠玻璃組不成。这时馮天喜想出許鴻宾不能达到定額的原因了，就叫陈运濤和罗根

元跟他一塊轉回去，去見許鴻賓。

許鴻賓看他們又轉回來，就粗聲粗氣地問：“你們又轉回來干什么？”

馮天喜說：“我們想了個辦法，你看行不行。”

許鴻賓問：“什麼辦法？”

馮天喜說：“我叫我的學徒工來給你們幫忙，你看怎樣。”

許鴻賓說：“你們學徒工不會安玻璃，又跟人家學徒工有啥不同。”

馮天喜說：“我們學徒工就跟人家的不同，你們學徒工一天一元八，我們學徒工一天一元二，你七級工一天三元多，我們出兩個學徒工四只手，還頂不上你的兩只手，三塊多減去兩元四，一天不就差一元多嗎？”

許鴻賓經馮天喜這麼一算，他醒悟過來，知道過去勞動組織不合理，高級工也做低級工安玻璃的活，這不是背工嗎！就對馮天喜說：“你回去叫學徒工來吧！”

馮天喜回去叫了兩個學徒工來，專管運料；老師付許鴻賓光裁玻璃；玻璃工石繼明專安玻璃。經過這樣分工，第一天就超額35%，第二天——50%，第三天——100%。許鴻賓對馮天喜說：

“老馮，我真感謝你。自從實行華北定額以來，我就沒有達到過定額。這次不是你，我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舅（旧）。”

這樣，不光解決了窩工、提前完成了任務，而且还學會了玻璃安裝技術。

中央實驗室的玻璃安裝和油漆任務完成以後，許鴻賓對馮天喜說：“我們教會你們安玻璃，你也教我們油漆活。”馮天喜說：“可以。”許鴻賓說：“干脆咱們合成一隊吧！”兩個隊討論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合併，於是寫了個申請書，領導上批准了，從此馮天喜油工隊便成為一個混合工作隊了。

三、“逼上梁山”

1954年，正是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一年。许多民用建筑施工队伍，都被调到工业建筑上去，过去需要大量的瓦、木、抹灰和油漆等工种的活减少了，特别是油漆工表现的更突出。他们在初成立的一年多，只是作些杂活，并没做过几次油漆工作。1955年3月，领导上分配给他们山西省人民法院办公大楼和重型机器厂铆焊车间的粉刷工作，一共作了五六十天就完工了，完工后没有活干，一直等到1956年4月，才又干中央试验室的油漆工作，干了二十天又完工，完工后就又窝起工来。他们就这样经常地窝工。

队里的两个老技工，对这样长期的窝工，并不觉得稀奇，因为他们旧社会里，也是一年只作六个月的活，不干活一文也得不到，现在窝工还能拿到75%的工资，比过去好得多了，因此，他们对于窝工，并不怎么着急。可是党团员和青年工人就不同了。他们觉得，人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自己有力使不出来，还拿着国家的工资，心里简直比什么都难受。特别是两年来经常窝工，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建筑企业工种专业分工太细，一个打眼的（木工），也算一个工种，干一辈子只会打眼，打了眼就没活干，别的工种有时任务紧，到处找不到人。他们心里想，假使一个人能掌握多种技术，一年不知要给国家节约多少，窝工工资没有了，因工种需要而调动频繁的庞大开支也都根除了，同时还能给国家多做些事情。他们越想，好处越多，所以他们对于学习多种技术，也就感到更加迫切。

可是，老技工和个别青年工人也有不同的想法。老技工认为

他們已經有了一套技術，現在又要重新拜師傅，怕丟面子；個別青年工人覺得專學一個工種，容易學，升級快，工種學多了，怕成“萬金油”^{*}。這些思想，經過黨團員拿這兩年經常窩工的事實來說學習多種技術的必要，大家也說要愛護模範小組的榮譽，因此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的帶頭影響下，很快就被說服了。

雖然大家都有學習多種技術的要求，然而還是沒有活干，他們就向領導要求作別的工作，領導覺得他們這兩年思想有很大轉變，技術也有所提高，再說在工作不均衡的情況下，也需要有一個能會多種技術的隊，于是就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得到領導上這樣的支持，干的勁頭就更大了。有一個隊員就高興地說：“給啥干啥”，接着，其他隊員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干啥會啥”。從這以後，“給啥干啥，干啥會啥”便成為他們的行動口號了。

四、第一砲打响了

1956年5月，中央實驗室有一個新的工作——磨石子地。

馮天喜油工隊把玻璃安好后，正要油漆，那知道又來了磨石子地的任務。磨石子地，有兩台磨石機，因為水不夠用，只開一台機器，就是這樣，兩個老師傅還是忙不過來。這時馮天喜隊的盧晚肉看着磨石子地進度太慢，就提議請示段上幫助兩個老師傅磨石子地。馮天喜和牛增亮找到段長。段長說：“開一台機器，有五、六天可以磨完。眼前就是沒有運水工。”意思是想讓馮天喜隊隊員幫助老師傅運水。

一個新的問題來了，是不是運水呢？隊里有不同的意見。

^{*}一樣也學不成的意思。

罗根元說：“咱們的生产計劃訂的不实际，有啥干啥，不会干，能干个啥。”

盧和元不願运水，也說：“急什么，就这一点油漆活等他們把石子地磨完了，咱們再去干吧！”

赵登科說：“磨石子地要水很多，这不是挑一兩担的事呀！”

队里不願运水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都願意干。可是，这也有些不同思想情况，有兩三个队员怕沒事干，又要窩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認為已經把“有啥干啥”訂入工作計劃，今天有啥，就要干啥。因为各人想法不同，談来談去，意見也沒一致，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想用实际行动帶动他們，都說“挑呀”，一个勁地干起来。

中央實驗室离自来水管子远，要从50公尺以外的地方挑到三楼上去。第一天，大多数队员都挑起来，一个人挑了80担水；第二天，不願参加挑水的也来挑了，挑了兩天，还赶不上党团员挑的多，两个肩膀腫起来，只叫着挑不动了。老师傅罗根元說：

“太陽从东山背到西山，我干了一輩子油漆活，也沒吃过挑水的苦。”其实，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早就把肩膀挑疼了，就是忍住不說。馮天喜看这样挑水，大家确实吃不消，就对陈运濤和罗根元两个老师傅說：“老师傅，你們能不能想个办法？”

陈运濤說：“能不能用水压机送水？”

这时，重型机器厂剛剛建立起来，用水都是从七八里外棉花洞送过来的，水量小，水压不够，送不到楼上，怕用水压机也送不上来，就試驗。水流桶里，上面有自来水龙头，水压机不能在上面操作，又用一根皮管把水流到另一个桶里，把水压机放在桶的上面，再接上一条很長的皮管通到楼上，一压，水突突地流出来，流的很多。

供水問題解决了，还要把磨过的磷水送下去，馮天喜又同陈

运濤和罗根元討論用什么办法能把髒水送下去，于是，陈运濤就做一个漏斗，安在窗上，把水倒下去。有人不同意，說水从窗口倒下去，流到地基下面，地基就要下沉，影响房屋寿命。大家又在地上接上鉄管，把水送走了。

运水的问题一解决，很多人都閑下来。水从管里 突突地流着，这屋里沒磨完，那屋里又流滿了，老师傅忙得滿头大汗，也忙不过来，有个队员想用那台 沒开动的机器 自己磨，可老师傅說：“不行，220的电压，电死了人誰負責。”这一說，誰也不敢开了。

两个水磨石老师傅是湖南人，陈运濤是他的老乡，大家初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誰也不睬誰，以后陈运濤常給他們倒茶，漸漸熟悉起来。有一次，陈运濤說：“老师傅你歇一下，我替你磨吧！”老师傅自从水管流出了水的那一天起，忙的連烟都沒工夫吸，他們听陈运濤說替他磨，都很高兴，就把机器給陈运濤，他們在一边指导着。

陈运濤問：“老师傅，这个几年才能学会？”

老师傅說：“学这个，主要是学操作方法。按的重了，容易坏地，也容易坏馬达；輕了，又磨不上。操作时，一定要把机器扶平。”

陈运濤照着老师傅的話，磨了起来，遇着不懂的地方，就請教老师傅，一边干，一边学，就这样磨了一个下午，最后問老师傅：“我磨的怎样？”

老师傅說：“很好，很好。”

老师傅看陈运濤学会开机器了，也就敢离开他了，讓他独立操作。陈运濤把学会的操作方法，又教給其他队员，他在一边指导，沒有兩天，全队队员都会开水磨石机了。后来，老师傅看大家都会开了，又把那台机器开动起来。十二个队员分成兩班，一

个老师傅指导一班。

经过这样分工，二十天的任务，十四天就完成了，工段还送来喜报，说：“完不成的任务，你们超额完成了。”馮天喜队全体队员为了感谢老师傅教会他们磨石子地，送给老师傅一面红旗，老师傅临走时恋恋不舍地说：“我们是机器供应站的，要是在五处，就请求和你们合在一起了。”

大家学会开水磨石机后，都很高兴。

有的说：“这还不错，又学会一种技术。”

有的说：“咱们学会开机器，回家也会开拖拉机了。”

这一砲打响了之后，馮天喜油工队学习多种技术的信心就更加增强了。

五、“取 經”

石子地刚磨完，接着就要地板打蜡，可是当时没有这种技工，怎么办呢？郭工长想来想去，又想到馮天喜了。

郭工长找到馮天喜，问：“老馮，你看你们能不能打，能打就给你们打。”

馮天喜当时没有肯定答复，只说：“回去讨论一下再说吧！”

馮天喜队过去只做过木地板打蜡，没做过石子地板打蜡，他回去征求意见，大家都以为跟木地板打蜡一样，愿意接受这项任务。馮天喜去领料时，郭工长向他交底，要他们把石子地板打得像一面镜子：站在门口能看到窗户，站在窗下能看到门。正这个时候，石子工刘士文气呼呼地拿着工具来了，他说他交工具不干了。

刘士文正在磨踢脚綫，磨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气得要走呢！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真叫郭工長捉摸不透。問他什么事情，他只是說不干了，郭工長說：“有什么問題你說出来，咱們好好商量，光說不干，还是解决不了問題。”

刘士文說：“你把好干的活都分給人家，不好干的就給了我。你做事情，太不公平。”

馮天喜一听刘士文是为地板打蠟不滿意，就想：地板打蠟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給他，他一个人也干不了，就对刘士文說：

“你願意到我們队里，我們就一塊干吧！”刘士文早就想到馮天喜队里，經馮天喜这么一說，正投心意，郭工長請示工段和劳动工資科，也都同意，刘士文便成馮天喜队的隊員了。

刘士文到了馮天喜队里，馮天喜馬上就派了四个人，帮刘士文突击踢脚綫的任务。原来刘士文是用石头磨，他們去了以后，就改用耐火磚磨，因为劳动效率提高了，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磨完踢脚綫，就該地板打蠟了。

新来的隊員不懂得地板打蠟，就問打蠟是怎么回事，老隊員把打蠟比做擦鞋油，說：皮鞋擦上油，再用布一揩就亮了；剛磨了的石子地板也像皮鞋一样，需要打上蠟……”不过，鞋油是現成的，打蠟还要配料。配料，馮天喜队过去打过木地板蠟，對他們來說，还不是件困难事情。

馮天喜把料領来，大家就来配料，打开蠟桶一看，蠟是紅的，都怀疑起来，有的說蠟是白的，怎么成了紅的；有的說刘士文老师傅打过，問問他。問他，他說他也沒打过紅蠟。到底怎么配呢，誰也不知道，最后大家都說：“先試一試吧！”

說着說着，大家就挖出一塊紅蠟和汽油、松节油、青漆放到鉄桶里攪拌起来，用毛巾抓起紅蠟就往地上擦，擦了半天，用布一揩，蠟像豆渣似的都翻起来，汽油是汽油，紅蠟是紅蠟，馮天

喜看着不行，就讓大家停下工作，開會研究。有的說汽油加少了；有的說蠟太多了；有的主張把汽油燒着，蠟就化了；有的不同意這個主張，怕燒汽油釀成火災；有的提議把任務單退回去，別白費蠟了。這時，劉士文想起了他十几年前的一个老師傅，說在雙塔寺住，一去問他，就會配了。馮天喜經他這麼一說，當天就同陳運濤一起到二十里外的雙塔寺找老師傅去了。

劉士文出師已經十几年了。出師後，很少和老師傅見面，只聽說住在雙塔寺，但是住在雙塔寺的那一條街，門牌多少號，他也不知道。馮天喜和陳運濤也不知道老師傅的名字，到雙塔寺就一條一條街、一戶一戶挨着問。問這一家說是干木工的；問那一家說是作瓦工的；再問不是幹部宿舍，就是做小生意的。從上午一直問到下午，才問到一個老太太，她說她的老伴是磨石子的，在礦山機器廠工作。馮天喜猜想一定是他，就又飛奔着跑到礦山機器廠去找他。跑到那里，因為沒有出入證，門崗不讓通過，只得失望而歸。

第二天，劉士文說他到雙塔寺去找找老師傅。在他走之前，馮天喜再三囑咐他：“一定要把‘經’取回來”！他到老師傅家，師母說今天是星期六，晚上一定回來。劉士文知道老師傅愛喝酒，跑到街上買了一瓶酒，果然，黃昏時，老師傅回來了。

老師傅進門一看，劉士文在家里坐着，桌上還放着一瓶杏花村酒，就問：“劉士文，你多年不來，來了有什麼事情？”

劉士文說：“離開老師傅十几年了，心里總是惦着，今天沒活，想來看看老師傅。”

老師傅便吩咐老伴買菜，準備喝個痛快。

晚上，老師傅和劉士文一邊喝着，一邊談着。劉士文幾次想開口問地板打蠟的事情，可是每次話都到喉門又回去了，他說出來怕老師傅笑話他，再說老師傅願不願說，也是問題。但是任務